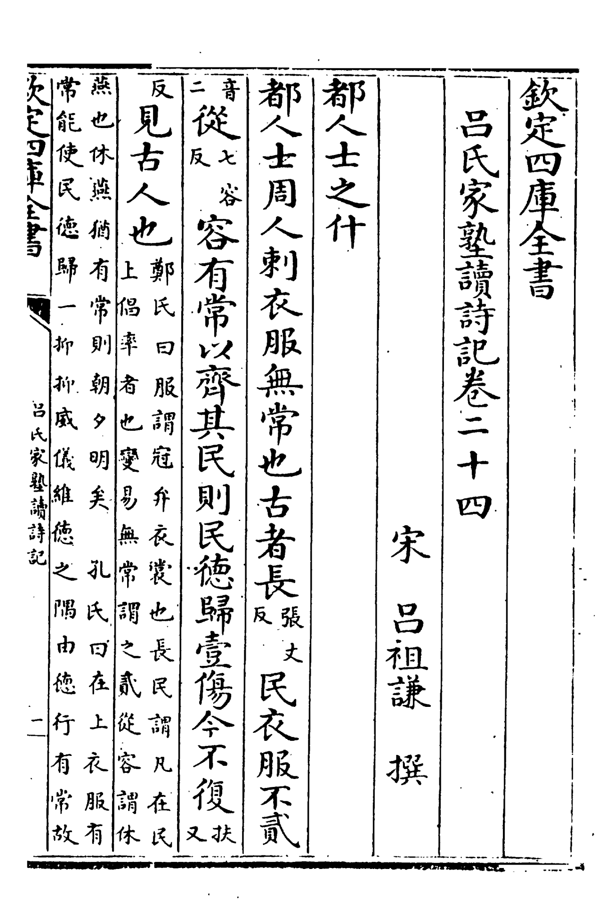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

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

服不變　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衣笠攝帶雖則末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序葢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　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　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　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王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　鄭氏曰于於也

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　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　邱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　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較今也　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

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簑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

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　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髪也　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　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　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髪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髪之本末無隆殺也　鄭氏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　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　朱氏曰尹吉未詳　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　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　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　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

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勑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　王氏曰厲大帶也

鄭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蠆短尾為蜂尾末揵其言反然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揵舉也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求則因曲以為飾也

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

也朱氏曰思之甚也　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

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　蘇氏曰帶由其自

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長餘矣　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

美不假修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舉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士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馬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悖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於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　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腳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女鄭氏說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菉矣　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　李氏曰薄辭也　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朱氏曰沐盍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虞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　孔氏曰韔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　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緍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繩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綸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縱謂之繩縱也　邱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為之緍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叙）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 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 邱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令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 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 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 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　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　鄭氏曰有負任者　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　輦者　鄭氏曰有挽輦者　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　車者　鄭氏曰有將車者　孔氏曰此轄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

牛者　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蒲浪反　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所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旁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　邱氏曰蓋不定之辭也　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論之

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盖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盖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　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　師者旅者　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　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　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　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　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之故也泉

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

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處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鄉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　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　毛氏曰阿然美皃難然盛皃　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飫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柔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毛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 朱氏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

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 邱氏曰詩人自道其

愛賢之意 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

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

規誨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 李氏曰何日忘

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云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

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反)之作是詩也 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

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榦庶子比支蘖孟子曰無易樹子王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子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釋草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

孔氏曰刈白華

已漚以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　鄭氏曰之子斥幽
王也俾使也　陳氏曰我申后也　程氏曰白華則
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
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
貴賤之分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
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隔日

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為昬亦是露之雲也　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

程氏曰天步時運也　毛氏曰步行也　猶如也　張氏曰猶似也　鄭氏曰猶圖也　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　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鴆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　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　邱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程氏曰小水微

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沱北流徐鍇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　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

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烓音恚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今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

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懆愁不中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貌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邱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嘗懆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鍾於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狠怒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秃鶖也鄭氏曰鶖之性貪　孔氏曰梁魚梁也

鄭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閒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鄭氏曰扁卑貌　疧病也　蘇氏曰石之施於履

者柔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仲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近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面延反）飲（於鴆反）食（音嗣）
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絶不成語也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

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

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

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　陳氏曰飲食以

慰藉之而曰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 王氏曰趨疾行也

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　大學詩云緜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　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饔(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老刀反)

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孔氏曰父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饔之爨烹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以殺　李氏曰幽王之為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寔為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何為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　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葅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葅也　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兎首猶與賓客亨之　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兎他故反斯首炮自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　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李氏曰兎

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

毛氏曰炮加火曰燔　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　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醻者欲以酬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

洒於賓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遥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嶃嶃 鄭氏曰武人

謂將帥也　朱氏曰皇暇也　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劉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　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

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東萊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沒盡也　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　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蹢皆白豥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為駭是躁疾於餘豕 爾雅曰駭與豥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胝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潦之多可知矣 孔氏曰離歷也 毛氏曰畢星名 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曰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

也為金妃故星好馬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也

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

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黄孔氏曰釋木云苕陵苕黄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黄華名蔈白華名茇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黄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葢就紫色之中有黄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黄

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邱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朱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牡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

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蜀中無魚而水静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佩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

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鑑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邱氏曰將亦行也　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　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　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

之甚　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黄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黄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黄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

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　孔氏曰率循也　毛氏曰曠空也　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毛氏曰芃毛尾長貌　毛氏曰棧車役車也　孔氏曰巾車有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孔氏曰狐本是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益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得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

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欲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

見矣

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　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耶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

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　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盖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　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莆田鄭氏曰陳徧也　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　李氏曰哉者語辭也　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葢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葢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數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葢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百世為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

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為徧賜也董氏曰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亹字徐鉉以為字當從女從尾改之譌俗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　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　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　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　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　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

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頼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褒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出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　孔氏曰於歎美之辭　王氏曰緝續也　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　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　孔氏曰止爲

語辭　蘇氏曰假大也　毛氏曰麗數也　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　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　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　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辭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送為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士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祼將觀之則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朱

氏曰京周之京師也　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黻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　孔氏曰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鄭氏曰王指成王　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　孔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

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　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為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東萊曰盡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盡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　鄭氏曰師衆也

毛氏曰駿大也　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　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

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恃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為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

帝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絶也)　孔氏曰宣昭布明也　毛氏曰義善也　鄭氏曰有又也　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　朱氏曰儀象也　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　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絶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絶于天)　朱氏曰當布

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　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東萊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

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　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　毛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　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王氏曰令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如此　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　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　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　朱氏曰京周京也　鄭氏曰及與也　毛氏曰大任仲任也　王氏

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　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　蘇氏曰懷來也　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　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益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　毛氏曰集說也　朱氏曰載年也

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　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谷風　毛氏曰涘涯也　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夫為作合　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

其氣勢　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舟為梁不顯其光

王氏曰俔磬也（孔氏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譬喻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　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

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

不是出疆 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張丈反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 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長子長女也 朱氏曰行嫁也 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 邱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 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

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為將命於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言燮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　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沐）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　孔氏曰牧野紂都南地名

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陳氏曰侯諸侯也　毛氏曰興起也　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　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　李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在於牧野　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　陳氏曰文王為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　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　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

也詩曰其旝如林　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强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葢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從舟反車煌煌音皇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為洋洋　孔氏曰檀木之兵車　毛氏曰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郭璞云騵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車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孔氏曰彭彭强盛也　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　鄭氏曰尚父吕望也尊稱焉　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鄭氏曰肆遂今也朱氏曰肆遂也　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　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　鄭氏曰戰地寛廣兵車鮮明馬又强盛尚父佐武

王為之上將　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　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古花）瓞（由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蒲剝反）也　孔氏曰瓜之族類本

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

民周民也　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死生在此沮漆之地也　毛氏曰沮水漆水也　族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郇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　孔氏曰漆沮之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閒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　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

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　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

陶 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窯也 孔氏曰穴土室也 毛氏曰室内曰家 孔氏曰釋宫云宫謂之室其内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内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冑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緜則言雖弱而不絶也 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 孔氏曰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葢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 至大王而

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 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 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說文引詩曰陶𡪫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 直遙反 走馬率西水滸 呼五反 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　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　毛氏曰姜女大姜也　莆田鄭氏曰聿遂也　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　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　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茍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　鄭氏曰廣平曰原　毛氏曰膴膴美也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徒弔反)　孔氏曰內則曰堇荁粉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然

則菫者其
烏頭乎

荼苦菜也　莆田鄭氏曰飴餳也　毛氏曰契開也

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
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契音口計反　孔
氏曰春官菫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
楚焞置于燋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用以灼龜
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焞之木燒
之於燋炬之中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
開出其兆非
訓契為開也

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孔氏
曰閟
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
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

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

王氏曰以甚
言周原之美

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

其龜而卜之　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胥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謀之於卜筮衛文公還于楚邱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　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鄭氏曰廼疆理其經界　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　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甽正其溝洫則水可理　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　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宣畎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也　鄭氏曰𨙸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孔氏曰𨙸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𨙸地今為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𨙸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　朱氏曰周徧也　毛氏曰爰於也　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

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　孔氏曰據公宫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𦙶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徂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 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　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反大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

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　李氏曰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　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　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還三章四章言其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　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近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　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捄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

墉必堅也　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氷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　釋文曰劉熈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曰捄乘土扵器也　陾陾衆也

度居也　鄭氏曰度猶投也　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　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　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　王氏曰度傳土也

蘇氏曰薨薨聲也　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

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

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　張氏曰馮馮削土聲

鄭氏曰五板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板為堵五堵為雉百雉而城城以雉論許慎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板廣二尺其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興起也　毛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韗人云為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　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　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　李氏曰既投之

於版中則築之登登　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則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為王門之名也　董氏

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　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時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伉高貌　王氏曰伉壯也

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　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大也醜衆也　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　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的謹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絶也慍怒也　毛氏曰隕墜也　鄭氏曰小聘曰問柞櫟也（陸璣曰周秦人謂柞為櫟）棫白桵（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二說不同未知說是）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　毛氏曰兌成蹊也

邱氏曰混當爲昆字之誤也　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　吕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昆夷　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首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　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　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絶所愠

之夷狄亦不隕厥其聘問之禮葢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闗之内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

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

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

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上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

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　毛氏曰蹶動也　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　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趍之武臣折衝曰禦侮　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　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

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東萊

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　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由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　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　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氏曰趣趨也　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音奉)璋奉璋峨峨(魚羈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　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孔氏云王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之用瓚唯灌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祼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　毛氏曰峨峨盛壯也　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峨峨奉璋之貌　髦俊也　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　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

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令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丞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　鄭氏曰烝衆也

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　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　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　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　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

衆徒以楫櫂之 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 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東萊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 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 鄭

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　毛氏曰遐遠也　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　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　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　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目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

鄭氏曰章文章也　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為質也

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内則使有質　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邱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

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

人之效雖文王無為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户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禄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户）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　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牛莒箱器又屈以為釵　毛氏曰濟濟衆多也　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　邱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　毛氏曰干求也　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　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

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東萊曰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

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　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賜其諸侯蓋九寸以下　鄭氏曰黄流秬鬯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黄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黄流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

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　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味為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為卹也　東萊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　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為鳶即鴟也

毛氏曰戾至也 鄭氏曰遐遠也 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 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升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東萊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

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　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大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朱氏曰備全具也　鄭氏曰景大也　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

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貌 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程氏曰今人種榆亦

焚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佽助　孔氏曰上言祭受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莫莫施貌　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　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　程氏曰不回回謂無邪回它道也　鄭氏曰葛也

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　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禄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　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論其得為聖者有所由成　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許章反　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　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

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　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　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太任廼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　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　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爾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 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毛氏曰宗神也張

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　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　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　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　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

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 毛氏曰無射無厭也 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 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息常端莊若有所臨 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

其純亦不已如是　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絶也　歐陽氏曰烈光也　毛氏曰假大也　陳氏曰瑕玷也　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　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　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

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東萊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　毛氏曰造為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　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名譽也　釋文曰髦俊也　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　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　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　董氏

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　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渠夷反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鄭氏曰皇大也　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缺

孔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　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　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　毛氏曰耆用也廓大也宅居也　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

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　程氏曰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　莆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國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

反其栵（音例）啓之辟（好亦反）之其檉（敕貞反）其椐（老居反）攘之剔（它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 毛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為翳（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 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栵栭也（孔氏曰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栭栗 程氏

曰行生曰栵　程氏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　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　椐樻也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毛氏曰檿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　朱氏曰檿與柘皆美材可為幹又可蠶也　串習也　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　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刋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

始大王之初也　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　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　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　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　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　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　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　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東萊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

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
則天命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
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
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　王氏曰拔者擢其脩幹之謂兌
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　毛氏曰對配也　孔
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

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没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毛氏曰善兄弟曰友　朱氏曰兄謂太伯　鄭氏曰篤厚也　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　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遽之閒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為興也　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鄭氏曰天以聖君為已配作對謂文王也　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

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 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 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禄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以鼓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

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 邱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 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 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 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 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寞然而定無讙譁也 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令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 莆田鄭氏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

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　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　程氏曰既受天福禄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　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進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為國魯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為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　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　邵氏曰赫怒貌　毛氏曰旅師也按止

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羡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

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憑也孔氏曰依止也　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

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

鄭氏曰陟登也　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

鄭氏曰大陵曰阿　王氏曰池水所聚也　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　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　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　所陟之岡即為我岡　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

之辭也　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爲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　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注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

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為大 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

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 邱氏曰仇方即崇也

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

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矣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　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因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毛氏曰墉城也　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　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慝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　張氏

曰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

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　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為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　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

東萊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

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　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

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　毛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　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

毛氏曰茀茀彊盛也　王氏曰仡仡壯也　鄭氏曰

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　程氏曰肆謂縱攻也　毛氏曰忽滅也　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違也　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　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　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

崇二句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史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廱而後服也 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

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温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　東萊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　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為

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　蘇氏曰靈之言善也　晁氏曰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　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為也　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　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　鄭氏曰營表其

位也　毛氏曰攻作也　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　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　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東萊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

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微之矣毛鄭以此詩為五章章四句或以為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敘舉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敘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　邱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　李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墻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　說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麌牝麀　毛氏曰攸所也　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盖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剿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

曰鄭駮異義云於臺下為囿沼　趙氏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伏伏則孳乳得其時　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似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胡角反王在靈沼於牣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沼池也牣滿也蘇氏曰牣充也　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　鄒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鍾於樂辟音璧廱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

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 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横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横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為之飾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 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

賁大鼓也 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

鏞大鍾也 孔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 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

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 蘇氏曰論講也

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

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者以廱為澤蓋即旋節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外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

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孫之處

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巵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蘇口反

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鄭氏曰凡聲使之為瞽瞍）公事也 東萊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 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朱氏曰在天既没而其神在天也 毛氏曰王武王也 鄭氏曰京謂鎬京也 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

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　鄭氏曰永長也　蘇氏曰配命配

天之命　鄭氏曰孚信也　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　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

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　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盖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　毛氏曰侯維也　鄭氏曰服事也　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

下及鄭箋引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　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

蘇氏曰繩約也　毛氏曰武迹也　鄭氏曰祜福也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　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

壽考之言　後漢郊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
茲來御慎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
鄭氏曰遐遠也　孔氏曰佐助也　吕氏曰不遐有
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為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

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　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　李氏曰觀當如字讀　毛氏曰烝君也　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為君也　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說文曰欥詮

詞也從欠從曰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　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汎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

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　孔氏曰匠人云成閒有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　陳氏曰匹稱也　鄭氏曰棘急也　毛氏曰后君也　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　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淢為限而築之　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　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　禮器引詩曰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榦也　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榦也

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葢統言

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自豐水之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　毛氏曰皇大也　鄭氏曰辟召也　孔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黄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　蘇氏曰豐

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　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　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

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　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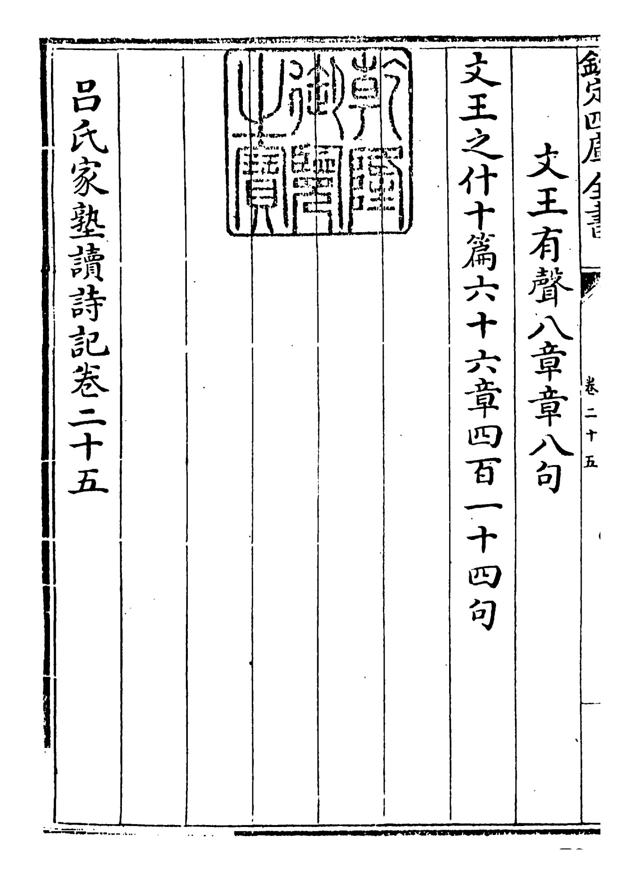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　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　吕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　陳氏曰詒遺也　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　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

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 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 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 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 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東萊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無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八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五